

依然有情

◎ 尚瑩



有價值，更重於時間的短長罷！

逝之一

七十多歲的阿公，過年以來數度進出醫院，總算病情穩定出院回家休養，讓家人稍稍放心，不料卻在一夜睡夢中平靜安逝，也算是「好走」，不曾拖累子孫。生命真是脆弱，一口氣吸不上來就萬事休矣！

認識阿公，只有二年多的歲月（是先生的親爺爺），對

老人家的印象是莊稼人退休的形影，膝蓋骨開過刀的腿尚可騎機車四處去，對子孫們有操不完的心，一般長者慣有的慈

守靈一日記

我坐在阿公老家三合院的庭前，眼望春耕初種的稻苗，又綠又嫩的新生。

爲阿公守靈的日子，耳邊除了無盡的「唱佛機」傳出重覆四句旋律固定、聲調陰鬱的「阿—彌—陀—佛—」之外，還有微風迎來。早晨的鳥鳴悅耳，全出來吱吱喳喳地談話，彷彿在討論著又發現了春天的一些蹤跡似的。

難得的風和日麗，好一個鄉居，一掃阿公過逝後數日的陰雨天氣。頭七剛過，心上也

平靜了些，空軍的噴射機頻繁地在天空掠過，原來這附近除了中正機場外，另有空軍基地

，軍機轟隆聲震耳欲聾，形成不協調的聲音美感，讓人精神稍稍振作起來！

忽覺這一季仲春三月，非常沉重，失去了以往春回大地的清新，少了百花盛開的美麗心情。深刻體會人生有長有短；生命是無常的，忽而出生，轉瞬消逝，與浩瀚宇宙時空相比，真是脆弱不堪，一百歲或許不算長，三十歲可能不算短，而六十歲一甲子的光陰也算足夠了嗎？或許活得有意義、

難得的風和日麗，好一個鄉居，一掃阿公過逝後數日的陰雨天氣。頭七剛過，心上也

愛心態，除此之外就是他特有的傻氣笑容和一顆溫和的心。

逝之二

怕連阿公自己也不知道吧！

如今總是後悔著太少回鄉下陪它老人家盡點孝心，現在天天回來守靈，打點例行工作，常言道：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阿公卻也只是躺下，不再起來。叔公的小孫子們似懂非懂地看著庭前龕禮架子上擺的酒瓶，用台語稚氣地說：那個燒酒不可以喝！那個燒酒不可以喝！」好像明白大人說的煙酒傷身，究竟懂得伯公死了是代表什麼意義嗎？往常常見步履緩慢的伯公，如今只剩下照片，在靈堂上供人祭拜了。

隔鄰幼稚園的下課鐘響了，活蹦亂跳的小朋友正開始成長、學習人生的路，在離開身體後，每個人不同的命運便註定了，這一世的好壞、長短，也大致預算好，究竟什麼時候會走完一生，又有誰知道？恐

懇愛的二舅，是我們在蘇澳外婆家甜蜜的連繫，為人重義講情，熱心公益的他，一直疼愛這一大群外甥們。許多個

夏天，我們回到二舅任職水泥廠的員工游泳池戲水，寒假過

年了，總要跟著媽媽遠途奔波的「回娘家」，二舅疼我們，總會給大紅包，又吃又玩的。

皮膚黝黑身強體健的二舅，怎知在退休不久要享天年時，突然歸空，媽媽及親族、鄉親們均無法置信、訝異不已；去年初才做完六十大壽，年尾便溘然撒手。隨著一直不能接受事實的悲痛心情而來的是一股悔恨，沒能對親人們多關心、回饋，盡到做後輩的孝心。

最苦的，該是此生相繫，渡過風風雨雨，老來相伴的妻子了，看著老邁的阿媽、纖弱

的舅媽，那無盡的淚水，和一顆不知如何安撫的心，真恨不得喚醒阿公、舅舅，再多陪陪另一半吧！不要走得這麼快呀！

中正機場的塔台，忙著飛機起起降降，轟轟呼嘯著。

逝之三

好友皇榆，在病情中渡過二十年歲月，秉性耿直、謙虛和藹、稍帶憨厚的他，平時工作認真，在道場熱心服務，修道至誠。在眾人的關懷之下，原本以為可以安渡難關，但人算究竟不敵天算，年輕的生命，就在不及而立之年，不堪病魔摧殘，撒手人寰了！或許是陽壽該終、或許是老坤召喚、或許是……無盡的猜測再也喚不回好友的笑容，最悲傷的除了我們這班好友之外，該屬劉媽媽了！痛失愛子，看著相框中年輕的黑白照，堅毅的微笑，削瘦的遺容，白髮人送黑

髮人的哀痛，還有送行的一大群老老少少親朋好友，連一旁不相識的人也不禁感嘆連連。

過去在進修會一起學習、在冬夏令營服務、在道場回饋的日子，在佛堂這個大家庭一同渡過歡笑淚水的歲月，親如兄弟姊妹般的情感，如今也只能成爲回憶了！

在忠恕道院先天靈塔中的小小方格裡安息的皇榆，但願已經回到老師的身邊，繼續回天的路程。

下課鐘再度響起，小朋友可以自由活動了！

* * *

守靈的這一段日子，感觸頗深，老一輩的人語調平靜地談論著鄰居老友、至交的老、病、死……不帶悲情。

隔壁又傳來小嬰孩的哭聲，極力想向媽媽反應著什麼需求，用力的呼吸、大聲的哭喊

……廣場前阿媽追著頑皮的小孫子急著要餵飯吃……

不禁憶起一些親人，或老或少一一凋零辭世，逝者已矣。而來者，新生命——小嬰兒也不斷出世來人間報到，開始另一場生命的輪迴之旅，究竟何時可以了呢？這繁華世界一如鏡花水月，畢竟總成空啊！該

放下的就不要再執著，該看透的又何必想太多！或許自己太敏感、太多情吧！悲傷的時刻總要過去，責任義務伴隨著命運，該了的還是要了吧！

爸爸說：對於死去的親人

而言，靈性脫離了肉體，往另一個世界去，或許不再有牽掛，或許另有任務，在生者而言，只是捨不得這一世所結下的緣份，能爲死者做的，也只是

一些祭拜儀式和隆重送終。更大的意義是，親族們因此而回來團聚，常有往來的、不甚熟稔的遠近親們，彼此互問近況

前途；小孩子忙著問父母：這位該稱呼姨婆還是舅媽？……的確是一個很難得的大團圓，

大家一起來追念這位與自己有血緣或一定關連的人。死者爲大，說的盡是牠種種的好，並試圖安慰其家人節哀順變。

* * *

好久沒去奶奶墳上上香了，雖然已歸空十多年，摯愛的奶奶仍令我深深感念，慈愛的臉孔深印心底，不知牠是否在天上時常照看著我？暮春了，也該找個時間去掃墓。

修道多年，仍拋不開對親情的執著，或許應該要放下七情六慾的牽纏，但是對人倫而言，該是依然有情吧！

* * *

今天的最後一次下課鐘響了，小朋友放學回家了，小鳥兒也該回巢了。